

王恭伯傳
張令傳
洛京獵記
魚服記

五真記
張遵言傳
洛神傳

靈應傳
白蛇記
侯元傳



張
遵
言
傳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張遵言傳

此據古今說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張遵言傳

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。途次商山山館中。夜晦黑。因起廳堂督芻秣。見東牆下一物。疑白曜人。使僕者視之。乃一白犬。大如貓。鬚睫爪牙皆如玉。毛彩清潤。聲澤可愛。遵言憐愛之。目爲捷飛。言駿奔之捷。甚於飛也。常與之俱。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。每飲餉。則未嘗不持目前。時或飲食不快。則必伺其嗜而噉之。苟或不足。寧自輟味。不令捷飛不足也。一年餘。志誠袖行。意以懈倦。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。飲食轉加精愛。夜則同寢。晝則同處。首尾四年。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。日將夕。天且陰。未至所詣。而風雨驟來。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。于時昏晦。默無所覩。忽失捷飛所在。遵言驚歎。命志誠等分頭搜討。未獲。次忽見一人衣白衣。長八尺餘。形狀可愛。遵言豁然如月中立。各得辯色。問白衣人何許來。何姓氏。白衣人曰。我姓蘇。第四。謂遵言曰。我已知子姓字矣。君知捷飛去處否。則我是也。君今災厄合死。我緣受君恩深。四年已來。能待我。至於盡力輟味。曾無毫釐悔恨。我今誓脫子厄。然須損十餘人命耳。言訖。乘遵言馬而行。遵言步以從之。可十里許。遙見一塚上。有三四人衣白衣冠。人長丈餘。手持弓劍。形狀瓌偉。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。拜訖。莫敢仰視。四郎問何故相見。白衣人曰。奉大王帖。追張遵言秀才。言訖。偷目盜視遵言。遵言恐欲踏地。四郎曰。不得無禮。我與遵言往還。君等須與我且去。四人疑悲啼泣。而四郎謂遵言曰。勿憂懼。此輩亦不能戾君。更行十里。又見夜叉輩六七人。皆持兵器。銅頭鐵額。狀貌皆可憎惡。跳梁企躑。進退殫暴。遙見四

郎戢毒慄立。惕伏戰竦而拜。四郎喝問曰。作何來。夜叉等。露毒爲威施之顏。肘行而前曰。奉大王帖。專取張遵言秀才。偷目盜視之狀如初。四郎曰。遵言我之故人。取固不可也。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。在前白衣者四人。爲取遵言不到。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。死者活者未分。四郎今不與去。某等盡死。伏乞哀其性命。暫遣遵言往。四郎大怒。叱夜叉等。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。流血跳迸涕淚。又言。四郎曰。小鬼等敢爾。不然且急死。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。四郎又謂遵言曰。此數輩甚難與語。今既去。則奉爲之事成矣。行七八里。見兵仗等五十餘人。形神則常人耳。又列拜於四郎前。四郎曰。何故來。對答如夜叉等。又言曰。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。爲追張遵言不到。盡已付法。某等惶懼。不知四郎有何術。救得某等全生。四郎曰。第隨我來。或希冀耳。凡五十人言可者半。須臾至大黑門。又行數里。見城堞甚嚴。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。傳王言曰。四郎遠到。某爲所主。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。請且於南館小休。卽當邀迂入館未安。信使相繼而召。兼屈張秀才。俄而從行。宮室欄署。皆眞王者也。入門。見王披袞垂旒。迎四郎而拜。四郎酬拜。起甚輕易。言詞唯唯而已。大王盡禮。前揖四郎升階。四郎亦微揖而上。回顧遵言曰。地主之分。不可不爾。王曰。前殿淺陋。不足四郎居處。又揖四郎。凡過殿者三。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。食具供帳之備。至四電城。方坐。所食之物及器用。皆非人間所有。食訖。王揖四郎上夜明樓。樓上四角柱。盡飾明珠。其光如畫。命酒具饌。飲數巡。王謂四郎曰。有佐酒者欲命之。四郎曰。有何不可。女樂七八人。飲酒者十餘人。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。王與四郎各衣便服。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。有頃。四郎戲一美人。美人正色不接。四郎又

戲之。美人怒曰：「我是劉根妻，爲不奉上元夫人處分，以涉於此？君子何容易乎？」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，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，至多微言，猶不敢掉譴。君何容易耶？四郎怒，以酒卮擊牙盤一聲，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，瞑然無所覩。遵言良久，僮而復醒。元在樹下，與四郎及鞍馬同處。四郎曰：「君已過厄矣。」與君便別。遵言曰：「某受生成之恩，已極矣，都不知四郎之由，以歸感戴之所。又某之一生，更有何所賴耶？」四郎曰：「吾不能言，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。」可知矣。言畢，騰空而去。天已向曙，遵言遂整轡適商州。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，遂禮拜初甚拒遵言。遵言求之不已，夜深乃曰：「君子苦求，焉得不應？」蘇四郎者，太白星精也。大王者，仙府謫官也。今居於此。遵言又以事問老僧，僧竟不對曰：「君今已離此厄矣。」勸遵言令歸館穀，明辰尋之，已不知其處所矣。